

維摩詰所說經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维摩诘所说经

(一名不可思议解脱)

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

目 录

佛国品第一	/ 1
方便品第二	/ 14
弟子品第三	/ 19
菩萨品第四	/ 36
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	/ 50
不思議品第六	/ 62
观众生品第七	/ 71
佛道品第八	/ 84
入不二法门品第九	/ 95
香积佛品第十	/ 104
菩萨行品第十一	/ 114
见阿閼佛品第十二	/ 124
法供养品第十三	/ 131
嘱累品第十四	/ 138

佛国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毘耶离庵罗树园，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菩萨三万二千，众所知识。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诸佛威神，之所建立。为护法城，受持正法；能狮子吼，名闻十方；众人不请，友而安之；绍隆三宝，能使不绝；降伏魔怨，制诸外道。悉已清静，永离盖缠；心常安住，无碍解脱。念定总持，辩才不断；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及方便力，无不具足；逮无所得，不起法忍。已能随顺，转不退轮，善解法相，知众生根；盖诸大众，得无所畏。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严身，色像第一，舍诸世间所有饰好；名称高远，踰于须弥；深信坚固，犹若金刚。法宝

普照，而雨甘露，于众言音，微妙第一；深入缘起，断诸邪见，有无二边，无复余习。演法无畏犹师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无有量，已过量。集众法宝，如海导师，了达诸法深妙之义，善知众生往来所趣及心所行。近无等等佛自在慧，十力无畏，十八不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生五道以现其身，为大医王，善疗众病，应病与药，令得服行。无量功德皆成就，无量佛土皆严净，其见闻者无不蒙益，诸有所作亦不唐捐。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

其名曰：等观菩萨、不等观菩萨、等不等观菩萨、定自在王菩萨、法自在王菩萨、法相菩萨、光相菩萨、光严菩萨、大严菩萨、宝积菩萨、辩积菩萨、宝手菩萨、宝印手菩萨、常举手菩萨、常下手菩萨、

常惨菩萨、喜根菩萨、喜王菩萨、辩音菩萨、虚空藏菩萨、执宝炬菩萨、宝勇菩萨、宝见菩萨、帝网菩萨、明网菩萨、无缘观菩萨、慧积菩萨、宝胜菩萨、天王菩萨、坏魔菩萨、电德菩萨、自在王菩萨、功德相严菩萨、师子吼菩萨、雷音菩萨、山相击音菩萨、香象菩萨、白香象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妙生菩萨、华严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梵网菩萨、宝杖菩萨、无胜菩萨、严土菩萨、金髻菩萨、珠髻菩萨、弥勒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如是等三万二千人。

复有万梵天王尸弃等，从余四天下，来诣佛所而听法。复有万二千天帝，亦从余四天下，来在会坐；并余大威力诸天龙神、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

紧那罗、摩睺罗伽等，悉来会坐。诸比丘、比丘尼、
 优婆塞、优婆夷，俱来会坐。彼时佛与无量百千之
 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譬如须弥山王显于大海，
 安处众宝师子之座，蔽于一切诸来大众。

尔时，毘耶离城有长者子，名曰宝积，与五百
 长者子，俱持七宝盖，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各以
 其盖共供养佛。佛之威神，令诸宝盖合成一盖，遍
 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广长之相，悉于中现。
 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诸须弥山、雪山、目真邻陀山、
 摩诃目真邻陀山、香山、宝山、金山、黑山、铁围山、
 大铁围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宫、
 龙宫、诸尊神宫，悉现于宝盖中。又十方诸佛，诸
 佛说法，亦现于宝盖中。尔时一切大众，睹佛神力，

叹未曾有，合掌礼佛，瞻仰尊颜，目不暂舍。

于是长者子宝积即于佛前，以偈颂曰：

“目净修广如青莲， 心净已度诸禅定，
久积净业称无量， 导众以寂故稽首。
既见大圣以神变， 普现十方无量土，
其中诸佛演说法， 于是一切悉见闻。
法王法力超群生， 常以法财施一切，
能善分别诸法相， 于第一义而不动。
已于诸法得自在， 是故稽首此法王。
说法不有亦不无， 以因缘故诸法生，
无我无造无受者， 善恶之业亦不亡。
始在佛树力降魔， 得甘露灭觉道成，
已无心意无受行， 而悉摧伏诸外道。

三转法轮于大千，其轮本来常清净，
天人得道此为证，三宝于是现世间。
以斯妙法济群生，一受不退常寂然，
度老病死大医王，当礼法海德无边。
毁誉不动如须弥，于善不善等以慈，
心行平等如虚空，孰闻人宝不敬承。
今奉世尊此微盖，于中现我三千界，
诸天龙神所居宫，乾闥婆等及夜叉，
悉见世间诸所有，十力哀现是化变。
众睹希有皆叹佛，今我稽首三界尊。
大圣法王众所归，净心观佛靡不欣，
各见世尊在其前，斯则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
皆谓世尊同其语，斯则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说法， 众生各各随所解，
普得受行获其利， 斯则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说法， 或有恐畏或欢喜，
或生厌离或断疑， 斯则神力不共法。
稽首十力大精进， 稽首已得无所畏，
稽首住于不共法， 稽首一切大导师，
稽首能断众结缚， 稽首已到于彼岸，
稽首能度诸世间， 稽首永离生死道。
悉知众生来去相， 善于诸法得解脱，
不著世间如莲华， 常善入于空寂行，
达诸法相无罣碍， 稽首如空无所依。”

尔时，长者子宝积说此偈已，白佛言：“世尊！
是五百长者子，皆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

闻得佛国土清净，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行！”

佛言：“善哉！宝积！乃能为诸菩萨，问于如来净土之行。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于是宝积及五百长者子受教而听。

佛言：“宝积！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所以者何？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故。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于虚空，终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

“宝积当知！直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谄众生来生其国；深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

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菩提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乘众生来生其国。布施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持戒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行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忍辱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三十二相庄严众生来生其国；精进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禅定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智慧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正定众生来生其国。四无量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四摄法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方便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于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众生，来生其国；回

向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
 说除八难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国土无有三恶
 八难；自守戒行，不讥彼阙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
 国土无有犯禁之名；十善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
 命不中天，大富梵行，所言诚谛，常以软语，眷属不离，
 善和诤讼，言必饶益，不嫉不恚，正见众生，来生其国。

“如是，宝积！菩萨随其直心，则能发行；随
 其发行，则得深心；随其深心，则意调伏；随意调伏，
 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
 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
 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
 随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
 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

则佛土净。”

尔时，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萨心净，
则佛土净者，我世尊本为菩萨时，意岂不净，而是
佛土不净若此？”

佛知其念，即告之言：“于意云何？日月岂不
净耶？而盲者不见。”

对曰：“不也，世尊！是盲者过，非日月咎。”

“舍利弗！众生罪故，不见如来佛土严净，非
如来咎。舍利弗！我此土净，而汝不见。”

尔时，螺髻梵王语舍利弗：“勿作是意，谓此
佛土以为不净。所以者何？我见释迦牟尼佛土清净，
譬如自在天宫。”

舍利弗言：“我见此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砾，土石诸山，秽恶充满。”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见此土为不净耳！舍利弗！菩萨于一切众生，悉皆平等，深心清净，依佛智慧，则能见此佛土清净。”

于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时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宝严饰，譬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一切大众叹未曾有！而皆自见坐宝莲华。

佛告舍利弗：“汝且观是佛土严净？”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见，本所不闻，今佛国土严净悉现。”

佛语舍利弗：“我佛国土常净若此，为欲度斯

下劣人故，示是众恶不净土耳！譬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如是，舍利弗！若人心净，便见此土功德庄严。”

当佛现此国土严净之时，宝积所将五百长者子皆得无生法忍，八万四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摄神足，于是世界还复如故。求声闻乘三万二千天及人，知有为法皆悉无常，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八千比丘，不受诸法，漏尽意解。

方便品第二

尔时，毘耶离大城中有长者，名维摩诘。已曾
供养无量诸佛，深植善本；得无生忍；辩才无碍，
游戏神通，逮诸总持；获无所畏，降魔劳怨；入深法门，
善于智度，通达方便，大愿成就；明了众生心之所
趣，又能分别诸根利钝；久于佛道，心已纯淑¹，决
定大乘；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仪，心大如海；
诸佛咨嗟；弟子释梵世主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
居毘耶离。

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毁禁；
以忍调行，摄诸恚怒；以大精进，摄诸懈怠；一心

1 诸多注疏中为“纯熟”，玄奘大师译本中亦是“熟”义。

禅寂，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若至博弈戏处，辄以度人；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世典，常乐佛法。一切见敬，为供养中最；执持正法，摄诸长幼；一切治生诸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游诸四衢，饶益众生；入治政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乘；入诸学堂，诱开童蒙；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长者，长者中尊，为说胜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断其贪著；若在刹利，刹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罗门，婆罗门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内官，内官中尊，化政宫女；若在庶民，

庶民中尊，令兴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海以胜慧；若在帝释，帝释中尊，示现无常；若在护世，护世中尊，护诸众生。长者维摩诘，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

其以方便，现身有疾。以其疾故，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及诸王子并余官属，无数千人，皆往问疾。其往者，维摩诘因以身疾，广为说法：

“诸仁者！是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速朽之法，不可信也！为苦为恼，众病所集。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炎，从渴爱生；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是身如幻，从颠倒起；是身如梦，为虚妄见；是身如影，从业缘现；是身如响，属诸因缘；是身

如浮云，须臾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是身无主，为如地；是身无我，为如火；是身无寿，为如风；是身无人，为如水；是身不实，四大为家；是身为空，离我我所；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是身无作，风力所转。

“是身不净，秽恶充满；是身为虚伪，虽假以澡浴衣食，必归磨灭；是身为灾，百一病恼；是身如丘井，为老所逼；是身无定，为要当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贼，如空聚，阴界诸入所共合成。

“诸仁者！此可患厌，当乐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无量功德智慧生，从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生，从慈悲喜舍生，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

诸波罗蜜生，从方便生，从六通生，从三明生，从三十七道品生，从止观生，从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生，从断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从真实生，从不放逸生。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诸仁者！欲得佛身，断一切众生病者，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如是长者维摩诘，为诸问疾者，如应说法，令无数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弟子品第三

尔时，长者维摩诘自念：“寝疾于床，世尊大慈，宁不垂愍？”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曾于林中宴坐树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宴坐；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是为宴坐；心不住内亦不在外，是为宴坐；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品，是为宴坐；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时我，世尊！闻说是语，默然而止，不能加报，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佛告大目犍连：“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目连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入毘耶离大城，于里巷中为诸居士说法。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大目连！为白衣居士说法，不当如仁者所说。夫说法者，当如法说。

‘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法无寿命，离生死故；法无有人，前后际断故。法常寂然，灭诸相故；法离于相，无所缘故；法无名字，言语断故；法无有说，离觉观故；法无形相，如虚空故；法无戏论，毕竟空故；法无我所，离我所故；法无分别，离诸识故。法无有比，无相待故；法不属因，不在缘故；

法同法性，入诸法故；法随于如，无所随故；法住实际，诸边不动故；法无动摇，不依六尘故；法无去来，常不住故。法顺空，随无相，应无作；法离好丑；法无增损；法无生灭；法无所归；法过眼耳鼻舌身心；法无高下；法常住不动；法离一切观行。

‘唯，大目连！法相如是，岂可说乎？夫说法者，无说无示，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譬如幻士，为幻人说法。当建是意，而为说法。

‘当了众生根有利钝，善于知见无所罣碍，以大悲心赞于大乘，念报佛恩不断三宝，然后说法。’

“维摩诘说是法时，八百居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无此辩，是故不任诣彼问疾。”

佛告大迦叶：“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迦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于贫里而行乞。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大迦叶！有慈悲心而不能普舍豪富，从贫乞。迦叶！住平等法，应次行乞食；为不食故，应行乞食；为坏和合相故，应取揣食；为不受故，应受彼食。以空聚想，入于聚落，所见色与盲等；所闻声与响等；所嗅香与风等；所食味不分别；受诸触如智证；知诸法如幻相，无自性无他性，本自不然，今则无灭。

‘迦叶！若能不舍八邪，入八解脱，以邪相入正法；以一食施一切，供养诸佛，及众贤圣，然后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烦恼，非离烦恼，非入定意，非起定意。

非住世间，非住涅槃。其有施者，无大福，无小福；不为益，不为损。是为正入佛道，不依声闻。迦叶！若如是食，为不空食人之施也。’

“时我，世尊！闻说是语，得未曾有，即于一切菩萨，深起敬心。复作是念：‘斯有家名，辩才智慧乃能如是！其谁闻此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从是来，不复劝人以声闻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诣彼问疾。”

佛告须菩提：“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入其舍，从乞食。时维摩诘取我钵，盛满饭，谓我言：‘唯，须菩提！若能于食等者，诸法亦等；诸法等者，于食亦等。如是行乞，

乃可取食。

‘若须菩提不断淫怒痴，亦不与俱；不坏于身，而随一相；不灭痴爱，起于明脱；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亦不解不缚。不见四谛，非不见谛，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离凡夫法；非圣人，非不圣人。虽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乃可取食。

‘若须菩提不见佛，不闻法。彼外道六师，富兰那迦叶、末伽梨拘赊梨子、删闍夜毘罗胝子、阿耆多翅舍钦婆罗、迦罗鸠驮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师，因其出家。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食。

‘若须菩提入诸邪见，不到彼岸；住于八难，不得无难；同于烦恼，离清净法。汝得无净三昧，一切众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养汝者，

堕三恶道。为与众魔共一手，作诸劳侣；汝与众魔，及诸尘劳，等无有异；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谤诸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

“时我，世尊！闻此语茫然，不识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钵欲出其舍。

“维摩诘言：‘唯，须菩提！取钵勿惧。于意云何？如来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诘，宁有惧不？’

“我言：‘不也！’

“维摩诘言：‘一切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应有所惧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说不离是相，至于智者，不著文字，故无所惧。何以故？文字性离，

无有文字，是则解脱。解脱相者，则诸法也。’

“维摩诘说是法时，二百天子得法眼净。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佛告富楼那弥多罗尼子：“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于大林中，在一树下为诸新学比丘说法。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富楼那！先当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无以秽食置于宝器。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无以琉璃同彼水精。汝不能知众生根源，无得发起以小乘法。彼自无疮，勿伤之也。欲行大道，莫示小径；无以大海，内于牛迹；无以日光，等彼萤火。富楼那！此比丘久发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我观小乘智慧

微浅，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利钝。’

时维摩诘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识宿命，曾于五百佛所，植众德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于是诸比丘稽首礼维摩诘足。时维摩诘因为说法，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

“我念声闻不观人根，不应说法。是故不任诣彼问疾。”

佛告摩诃迦旃延：“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者，佛为诸比丘略说法要，我即于后，敷演其义，谓无常义、苦义、空义、无我义、寂灭义。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迦旃延！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迦旃延！诸法毕竟不生不灭，

是无常义；五受阴洞达，空无所起，是苦义；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义；法本不然，今则无灭，是寂灭义。’说是法时，彼诸比丘心得解脱。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佛告阿那律：“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于一处经行。时有梵王，名曰严净，与万梵俱，放净光明，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问我言：‘几何阿那律天眼所见？’我即答言：‘仁者！吾见此释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庵摩勒果。’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见，为作相耶？无作相耶？假使作相，则与外道五通等；

若无作相，即是为无为，不应有见。’

“世尊！我时默然。彼诸梵闻其言，得未曾有，即为作礼而问曰：‘世孰有真天眼者？’

“维摩诘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不以二相。’

“于是严净梵王及其眷属五百梵天，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礼维摩诘足已，忽然不现。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佛告优波离：“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优波离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为耻，不敢问佛，来问我言：‘唯，优波离！我等犯律，

诚以为耻，不敢问佛，愿解疑悔，得免斯咎！’我即为其如法解说。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优波离！无重增此二比丘罪！当直除灭，勿扰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心亦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不出于如。如优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宁有垢不？’

“我言：‘不也！’

“维摩诘言：‘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唯，优波离！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优波离！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电。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

诸法皆妄见，如梦如炎，如水中月，如镜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

“于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优波离所不能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说。’

“我即答言：‘自舍如来，未有声闻及菩萨，能制其乐说之辩，其智慧明达，为若此也！’

“时二比丘疑悔即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作是愿言：‘令一切众生皆得是辩。’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佛告罗睺罗：“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罗睺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时，毘耶离诸长者子来诣我所，

稽首作礼，问我言：‘唯，罗睺罗！汝佛之子，舍转轮王位，出家为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利？’我即如法为说出家功德之利。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罗睺罗！不应说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无利无功德，是为出家。有为法者，可说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为无为法，无为法中，无利无功德。

‘罗睺罗！出家者，无彼无此，亦无中间；离六十二见，处于涅槃；智者所受，圣所行处。降伏众魔，度五道，净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恼于彼，离众杂恶。摧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无系著，无我所，无所受，无扰乱，内怀喜，护彼意，随禅定，离众过。若能如是，是真出家。’

“于是维摩诘语诸长者子：‘汝等于正法中，宜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世难值！’

“诸长者子言：‘居士！我闻佛言，父母不听，不得出家。’

“维摩诘言：‘然！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尔时，三十二长者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佛告阿难：“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时，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阿难！何为晨朝，持钵住此？’

“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

“维摩诘言：‘止，止！阿难！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会，当有何疾？当有何恼？默往，阿难！勿谤如来。莫使异人闻此粗言，无令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无量福会普胜者哉！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斯耻也。外道梵志，若闻此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诸疾？’仁可密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

思欲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疾？当有何恼？’

“时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近佛而谬听耶？即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斯法，度脱众生。行矣，阿难！取乳勿惭。’

“世尊！维摩诘智慧辩才，为若此也。是故不任诣彼问疾。”

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说其本缘，称述维摩诘所言，皆曰，不任诣彼问疾。

菩萨品第四

于是佛告弥勒菩萨：“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弥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为兜率天王及其眷属，说不退转地之行。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弥勒！世尊授仁者记，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用何生得受记乎？过去耶？未来耶？现在耶？若过去生，过去生已灭；若未来生，未来生未至；若现在生，现在生无住。如佛所说：“比丘！汝今即时，亦生亦老亦灭。”若以无生得受记者，无生即是正位，于正位中，亦

无受记，亦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弥勒受一生记乎？为从如生得受记耶？为从如灭得受记耶？若以如生得受记者，如无有生；若以如灭得受记者，如无有灭。一切众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众圣贤亦如也，至于弥勒亦如也。若弥勒得受记者，一切众生亦应受记。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异。若弥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一切众生皆亦应得。所以者何？一切众生即菩提相。若弥勒得灭度者，一切众生亦应灭度。所以者何？诸佛知一切众生毕竟寂灭，即涅槃相，不复更灭。

‘是故，弥勒！无以此法诱诸天子，实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亦无退者。弥勒！当令此诸天子，舍于分别菩提之见。所以者何？菩提者，

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

‘寂灭是菩提，灭诸相故。不观是菩提，离诸缘故；不行是菩提，无忆念故。断是菩提，舍诸见故；离是菩提，离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诸愿故；不入是菩提，无贪著故。

‘顺是菩提，顺于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至是菩提，至实际故；不二是菩提，离意法故；等是菩提，等虚空故；无为是菩提，无生住灭故；知是菩提，了众生心行故；不会是菩提，诸入不会故；不合是菩提，离烦恼习故。

‘无处是菩提，无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如化是菩提，无取舍故；无乱是菩提，常自静故；善寂是菩提，性清净故；无取是菩提，离攀缘故；

无异是菩提，诸法等故。无比是菩提，无可喻故；
微妙是菩提，诸法难知故。’

“世尊！维摩诘说是法时，二百天子得无生法
忍。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佛告光严童子：“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光严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
以者何？忆念我昔，出毘耶离大城。时维摩诘方入城，
我即为作礼而问言：‘居士从何所来？’

“答我言：‘吾从道场来。’

“我问：‘道场者何所是？’

“答曰：‘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发行是道场，
能办事故；深心是道场，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场，

无错谬故。

‘布施是道场，不望报故；持戒是道场，得愿具故；忍辱是道场，于诸众生心无碍故；精进是道场，不懈退故；禅定是道场，心调柔故；智慧是道场，现见诸法故。慈是道场，等众生故；悲是道场，忍疲苦故；喜是道场，悦乐法故；舍是道场，憎爱断故；神通是道场，成就六通故；解脱是道场，能背舍故；方便是道场，教化众生故；四摄是道场，摄众生故。

‘多闻是道场，如闻行故；伏心是道场，正观诸法故；三十七品是道场，舍有为法故。谛是道场，不诳世间故；缘起是道场，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诸烦恼是道场，知如实故；众生是道场，知无我故；一切法是道场，知诸法空故。

‘降魔是道场，不倾动故；三界是道场，无所趣故；师子吼是道场，无所畏故。力无畏、不共法是道场，无诸过故；三明是道场，无余碍故；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如是，善男子！菩萨若应诸波罗蜜教化众生，诸有所作，举足下足，当知皆从道场来，住于佛法矣！’

“说是法时，五百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佛告持世菩萨：“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住于静室，时魔波旬，从万二千天女，状如帝释，鼓乐弦歌，来诣我所。与其眷属，稽首我足，合掌恭敬，于一面立。我意谓

是帝释，而语之言：‘善来憍尸迦！虽福应有，不当自恣。当观五欲无常，以求善本，于身命财而修坚法。’

“即语我言：‘正士！受是万二千天女，可备扫洒。’

“我言：‘憍尸迦！无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门释子，此非我宜。’

“所言未訖，时维摩诘来谓我言：‘非帝释也，是为魔来烧固汝耳！’

“即语魔言：‘是诸女等，可以与我，如我应受。’

“魔即惊惧，念‘维摩诘将无恼我？’欲隐形去，而不能隐，尽其神力，亦不得去。

“即闻空中声曰：‘波旬！以女与之，乃可得去。’

“魔以畏故，俛仰而与。

“尔时，维摩诘语诸女言：‘魔以汝等与我，
今汝皆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随所应而
为说法，令发道意。复言：‘汝等已发道意，有法
乐可以自娱，不应复乐五欲乐也。’

“天女即问：‘何谓法乐？’

“答言：‘乐常信佛，乐欲听法，乐供养众。
乐离五欲。乐观五阴如怨贼，乐观四大如毒蛇，乐
观内入如空聚。乐随护道意，乐饶益众生，乐敬养
师；乐广行施，乐坚持戒，乐忍辱柔和，乐勤集善根，
乐禅定不乱，乐离垢明慧；乐广菩提心，乐降伏众魔，

乐断诸烦恼，乐净佛国土，乐成就相好故修诸功德，
乐严道场，乐闻深法不畏，乐三脱门，不乐非时，
乐近同学，乐于非同学中心无诤碍，乐将护恶知识，
乐亲近善知识，乐心喜清净，乐修无量道品之法。
是为菩萨法乐。’

“于是波旬告诸女言：‘我欲与汝俱还天宫。’

“诸女言：‘以我等与此居士有法乐，我等甚乐，
不复乐五欲乐也。’

“魔言：‘居士可舍此女？一切所有施于彼者，
是为菩萨。’

“维摩诘言：‘我已舍矣！汝便将去，令一切
众生得法愿具足。’

“于是诸女问维摩诘：‘我等云何，止于魔宫？’

“维摩诘言：‘诸姊！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如是，诸姊！夫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其道意亦不灭尽，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无尽灯也。汝等虽住魔宫，以是无尽灯，令无数天子天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为报佛恩，亦大饶益一切众生。’尔时，天女头面礼维摩诘足，随魔还宫，忽然不现。

“世尊！维摩诘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辩才，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佛告长者子善德：“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善德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自于父舍设大施会，供养一切沙门婆罗门，及诸外道，贫穷下贱孤独乞人，期满七日。时维摩诘来入会中，谓我言：‘长者子！夫大施会，不当如汝所设，当为法施之会，何用是财施会为？’

“我言：‘居士！何谓法施之会？’

“答曰：‘法施会者，无前无后，一时供养一切众生，是名法施之会。’

“曰：‘何谓也？’

‘谓以菩提，起于慈心；以救众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于喜心；以摄智慧，行于舍心。以摄慳贪，

起檀波罗蜜；以化犯戒，起尸罗波罗蜜；以无我法，
起羼提波罗蜜；以离身心相，起毘梨耶波罗蜜；以
菩提相，起禅波罗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
教化众生，而起于空；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示
现受生，而起无作。

‘护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众生，起四摄法；
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于身命财，起三坚法；于
六念中，起思念法；于六和敬，起质直心；正行善法，
起于净命；心净欢喜，起近贤圣；不憎恶人，起调伏心；
以出家法，起于深心；以如说行，起于多闻；以无诤法，
起空闲处；趣向佛慧，起于宴坐；解众生缚，起修行地；
以具相好，及净佛土，起福德业；知一切众生心念，
如应说法，起于智业；知一切法，不取不舍，入一相门，

起于慧业；断一切烦恼，一切障碍，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业；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于一切助佛道法。

‘如是，善男子！是为法施之会。若菩萨住是法施会者，为大施主，亦为一切世间福田。’

“世尊！维摩诘说是法时，婆罗门众中二百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时心得清净，叹未曾有，稽首礼维摩诘足。即解瓔珞价直百千以上之，不肯取。

“我言：‘居士！愿必纳受，随意所与。’

“维摩诘乃受瓔珞，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此会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难胜如来。一切众会皆

见光明国土难胜如来，又见珠璣在彼佛上变成四柱宝台，四面严饰，不相障蔽。

“时维摩诘现神变已，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城中一最下乞人，见是神力，闻其所说，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如是诸菩萨各各向佛说其本缘，称述维摩诘所言，皆曰，不任诣彼问疾。

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难为酬对。深达实相，善说法要，辩才无滞，智慧无碍；一切菩萨法式悉知，诸佛秘藏无不得入；降伏众魔，游戏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虽然，当承佛圣旨，诣彼问疾。”

于是众中诸菩萨大弟子，释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师利维摩诘共谈，必说妙法！”即时八千菩萨，五百声闻，百千天人皆欲随从。于是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众，及诸天人，恭敬围绕，

入毘耶离大城。

尔时，长者维摩诘心念：“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即以神力空其室内，除去所有及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卧。文殊师利既入其舍，见其室空，无诸所有，独寝一床。

时维摩诘言：“善来，文殊师利！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

文殊师利言：“如是！居士！若来已，更不来；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所可见者，更不可见。且置是事，居士！是疾宁可忍不？疗治有损，不至增乎？世尊殷勤致问无量。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当云何灭？”

维摩诘言：“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萨如是，于诸众生，爱之若子，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亦愈。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萨病者，以大悲起。”

文殊师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无侍者？”

维摩诘言：“诸佛国土亦复皆空。”

又问：“以何为空？”

答曰：“以空空。”

又问：“空何用空？”

答曰：“以无分别空故空。”

又问：“空可分别耶？”

答曰：“分别亦空。”

又问：“空当于何求？”

答曰：“当于六十二见中求。”

又问：“六十二见当于何求？”

答曰：“当于诸佛解脱中求。”

又问：“诸佛解脱当于何求？”

答曰：“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又仁所问：‘何无侍者？’一切众魔及诸外道，皆吾侍也。所以者何？众魔者乐生死，菩萨于生死而不舍；外道者乐诸见，菩萨于诸见而不动。”

文殊师利言：“居士所疾，为何等相？”

维摩诘言：“我病无形不可见。”

又问：“此病身合耶？心合耶？”

答曰：“非身合，身相离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

又问：“地大水火大风大，于此四大，何大之病？”

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水火风大，亦复如是。而众生病，从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

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应云何慰喻有疾菩萨？”

维摩诘言：“说身无常，不说厌离于身；说身有苦，不说乐于涅槃；说身无我，而说教导众生；说身空寂，不说毕竟寂灭。说悔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以己之疾，愍于彼疾，当识宿世无数劫苦；当念饶益一

切众生；忆所修福，念于净命；勿生忧恼；常起精进。
当作医王，疗治众病。菩萨应如是慰喻有疾菩萨，
令其欢喜。”

文殊师利言：“居士！有疾菩萨云何调伏其心？”

维摩诘言：“有疾菩萨应作是念：‘今我此病，
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无有实法，谁受病者！
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为身，四大无主，身亦
无我；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于我，不应生著。’
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众生想。

“当起法想，应作是念：‘但以众法，合成此身，
起唯法起，灭唯法灭。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时
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

“彼有疾菩萨为灭法想，当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颠倒，颠倒者，是即大患，我应离之。’云何为离？离我我所。云何离我我所？谓离二法。云何离二法？谓不念内外诸法，行于平等。云何平等？谓我等涅槃等。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此二皆空。以何为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无决定性。得是平等，无有余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

“是有疾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未具佛法，亦不灭受而取证也。设身有苦，念恶趣众生，起大悲心。我既调伏，亦当调伏一切众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为断病本而教导之。何谓病本？谓有攀缘，从有攀缘，则为病本。何所攀缘？谓之三界。云何断攀缘？以无所得，若无所得，则无攀缘。何谓无

所得？谓离二见。何谓二见？谓内见外见，是无所得。文殊师利！是为有疾菩萨调伏其心，为断老病死苦，是菩萨菩提。若不如是，己所修治，为无慧利。譬如胜怨，乃可为勇，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萨之谓也。

“彼有疾菩萨应复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众生病亦非真非有。’作是观时，于诸众生若起爱见大悲，即应舍离。所以者何？菩萨断除客尘烦恼而起大悲。爱见悲者，则于生死有疲厌心，若能离此，无有疲厌，在在所生，不为爱见之所覆也。所生无缚，能为众生说法解缚。如佛所说：‘若自有缚，能解彼缚，无有是处；若自无缚，能解彼缚，斯有是处。’是故菩萨不应起缚。

“何谓缚？何谓解？贪著禅味，是菩萨缚；以

方便生，是菩萨解。又无方便慧缚，有方便慧解；
 无慧方便缚，有慧方便解。何谓无方便慧缚？谓菩
 萨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法
 中，而自调伏，是名无方便慧缚；何谓有方便慧解？
 谓不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
 法中，以自调伏，而不疲厌，是名有方便慧解；何
 谓无慧方便缚？谓菩萨住贪欲瞋恚邪见等诸烦恼，
 而植众德本，是名无慧方便缚；何谓有慧方便解？
 谓离诸贪欲瞋恚邪见等诸烦恼，而植众德本，回向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文殊师利！
 彼有疾菩萨，应如是观诸法。

“又复观身无常苦空非我，是名为慧；虽身有疾，
 常在生死，饶益一切，而不厌倦，是名方便。又复观身，

身不离病，病不离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名为慧；
设身有疾，而不永灭，是名方便。

“文殊师利！有疾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复不住不调伏心。所以者何？若住不调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调伏心，是声闻法。是故菩萨不当住于调伏不调伏心，离此二法，是菩萨行。

“在于生死，不为污行，住于涅槃，不永灭度，是菩萨行；非凡夫行，非贤圣行，是菩萨行；非垢行，非净行，是菩萨行。虽过魔行，而现降众魔，是菩萨行；求一切智，无非时求，是菩萨行；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萨行；虽观十二缘起，而入诸邪见，是菩萨行；虽摄一切众生，而不爱著，是菩萨行；虽乐远离，而不依身心尽，是菩萨行；

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是菩萨行；虽行于空，而植众德本，是菩萨行；虽行无相，而度众生，是菩萨行；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萨行；虽行六波罗蜜，而遍知众生心、心数法，是菩萨行；虽行六通，而不尽漏，是菩萨行；虽行四无量心，而不贪著生于梵世，是菩萨行；虽行禅定解脱三昧，而不随禅生，是菩萨行。

“虽行四念处，而不永离身受心法，是菩萨行；虽行四正勤，而不舍身心精进，是菩萨行；虽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萨行；虽行五根，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是菩萨行；虽行五力，而乐求佛十力，是菩萨行；虽行七觉分，而分别佛之智慧，是菩萨行；虽行八圣道，而乐行无量佛道，是菩萨行；

虽行止观助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寂灭，是菩萨行。

“虽行诸法不生不灭，而以相好庄严其身，是菩萨行；虽现声闻辟支佛威仪，而不舍佛法，是菩萨行；虽随诸法究竟净相，而随所应为现其身，是菩萨行。虽观诸佛国土永寂如空，而现种种清净佛土，是菩萨行；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槃，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

说是语时，文殊师利所将大众，其中八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不思議品第六

尔时，舍利弗见此室中无有床座，作是念：“斯诸菩萨，大弟子众，当于何坐？”

长者维摩诘知其意，语舍利弗言：“云何仁者！为法来耶？求床座耶？”

舍利弗言：“我为法来，非为床座。”

维摩诘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贪躯命，何况床座？

“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识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有欲色无色之求。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众求。夫求法者，无见苦求，

无断集求，无造尽证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无戏论，若言我当见苦断集证灭修道，是则戏论，非求法也。

“唯，舍利弗！法名寂灭，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著，非求法也；法无行处，若行于法，是则行处，非求法也。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则取舍，非求法也；法无处所，若著处所，是则著处，非求法也；法名无相，若随相识，是则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于法，是则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说是语时，五百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净。

尔时，长者维摩诘，问文殊师利：“仁者游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师子之座？”

文殊师利言：“居士！东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国，有世界名须弥相，其佛号须弥灯王，今现在。彼佛身长八万四千由旬，其师子座高八万四千由旬，严饰第一。”

于是长者维摩诘现神通力，即时彼佛遣三万二千师子座，高广严净，来入维摩诘室。诸菩萨大弟子，释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见。其室广博，悉皆包容三万二千师子座，无所妨碍；于毘耶离城，及阎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连，悉见如故。

尔时，维摩诘语文殊师利：“就师子座。与诸

菩薩上人俱坐，当自立身如彼座像。”其得神通菩薩，即自变形为四万二千由旬，坐师子座。诸新发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升。

尔时，维摩诘语舍利弗：“就师子座。”

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广，吾不能升。”

维摩诘言：“唯，舍利弗！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乃可得坐。”于是新发意菩薩及大弟子，即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便得坐师子座。

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广之座，于毘耶离城无所妨碍，又于阎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诸天龙王，鬼神宫殿，亦不迫连。”

维摩诘言：“唯，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若菩萨住是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须弥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诸天不觉不知己之所入，唯应度者乃见须弥入芥子中，是名住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烧鱼鳖鼃鼃水性之属，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诸龙鬼神阿修罗等，不觉不知己之所入，于此众生亦无所烧。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轮，著右掌中，掷过恒河沙世界之外，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又复还置本处，都不使人有往来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

“又，舍利弗！或有众生，乐久住世而可度者，

菩薩即延七日以为一劫，令彼众生谓之一劫；或有众生不乐久住，而可度者，菩萨即促一劫以为七日，令彼众生谓之七日。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一切佛土严饰之事，集在一国，示于众生。又菩萨以一佛土众生置之右掌，飞到十方遍示一切，而不动本处。又，舍利弗！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菩萨于一毛孔，皆令得见。又十方国土所有日月星宿，于一毛孔普使见之。

“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诸风，菩萨悉能吸著口中，而身无损，外诸树木，亦不摧折。又十方世界劫尽烧时，以一切火内于腹中，火事如故，而不为害。又于下方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取一佛土，

举著上方，过恒河沙无数世界，如持针锋举一枣叶，而无所烧。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能以神通现作佛身，或现辟支佛身，或现声闻身，或现帝释身，或现梵王身，或现世主身，或现转轮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众声，上中下音，皆能变之，令作佛声，演出无常苦空无我之音。及十方诸佛所说种种之法，皆于其中普令得闻。舍利弗！我今略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之力，若广说者，穷劫不尽。”

是时大迦叶闻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叹未曾有，谓舍利弗：“譬如有人，于盲者前现众色像，非彼所见，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不能解了，为若此也。智者闻是，其谁不发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心？我等何为永绝其根，于此大乘，已如败种！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皆应号泣，声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萨应大欣庆，顶受此法。若有菩萨信解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者，一切魔众无如之何。”大迦叶说是语时，三万二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维摩诘语大迦叶：“仁者！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教化众生，现作魔王。又，迦叶！十方无量菩萨，或有人从乞手足耳鼻，头目髓脑，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马车乘，金银琉璃，车磔马磔，珊瑚琥珀，真珠珂贝，衣服饮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而往

试之，令其坚固。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有威德力，故现行逼迫，示诸众生如是难事；凡夫下劣，无有力势，不能如是逼迫菩萨，譬如龙象蹴踏，非驴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智慧方便之门。”

观众生品第七

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观于众生？”

维摩诘言：“譬如幻师，见所幻人，菩萨观众生为若此。如智者见水中月，如镜中见其面像，如热时焰，如呼声响，如空中云，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坚，如电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阴，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萨观众生为若此。如无色界色，如焦谷牙，如须陀洹身见，如阿那含入胎，如阿罗汉三毒，如得忍菩萨贪恚毁禁，如佛烦恼习，如盲者见色，如入灭尽定出入息，如空中鸟迹，如石女儿，如化人起烦恼，如梦所见已寤，如灭度者

受身，如无烟之火，菩萨观众生为若此。”

文殊师利言：“若菩萨作是观者，云何行慈？”

维摩诘言：“菩萨作是观已，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斯法。’是即真实慈也。行寂灭慈，无所生故；行不热慈，无烦恼故；行等之慈，等三世故；行无诤慈，无所起故；行不二慈，内外不合故；行不坏慈，毕竟尽故；行坚固慈，心无毁故；行清净慈，诸法性净故；行无边慈，如虚空故。

“行阿罗汉慈，破结贼故；行菩萨慈，安众生故；行如来慈，得如相故；行佛之慈，觉众生故；行自然慈，无因得故；行菩提慈，等一味故。

“行无等慈，断诸爱故；行大悲慈，导以大乘故；

行无厌慈，观空无我故；行法施慈，无遗惜故；行持戒慈，化毁禁故；行忍辱慈，护彼我故；行精进慈，荷负众生故；行禅定慈，不受味故；行智慧慈，无不知时故；行方便慈，一切示现故；行无隐慈，直心清净故；行深心慈，无杂行故；行无诳慈，不虚假故；行安乐慈，令得佛乐故。菩萨之慈，为若此也。”

文殊师利又问：“何谓为悲？”

答曰：“菩萨所作功德，皆与一切众生共之。”

“何谓为喜？”

答曰：“有所饶益，欢喜无悔。”

“何谓为舍？”

答曰：“所作福祐，无所悵望。”

文殊师利又问：“生死有畏，菩萨当何所依？”

维摩诘言：“菩萨于生死畏中，当依如来功德之力。”

文殊师利又问：“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当于何住？”

答曰：“菩萨欲依如来功德力者，当住度脱一切众生。”

又问：“欲度众生，当何所除？”

答曰：“欲度众生，除其烦恼。”

又问：“欲除烦恼，当何所行？”

答曰：“当行正念。”

又问：“云何行于正念？”

答曰：“当行不生不灭。”

又问：“何法不生？何法不灭？”

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灭。”

又问：“善不善孰为本？”

答曰：“身为本。”

又问：“身孰为本？”

答曰：“欲贪为本。”

又问：“欲贪孰为本？”

答曰：“虚妄分别为本。”

又问：“虚妄分别孰为本？”

答曰：“颠倒想为本。”

又问：“颠倒想孰为本？”

答曰：“无住为本。”

又问：“无住孰为本？”

答曰：“无住则无本。文殊师利！从无住本，
立一切法。”

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

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华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堕。一切弟子神力去华，不能令去。

尔时，天女问舍利弗：“何故去华？”

答曰：“此华不如法，是以去之。”

天曰：“勿谓此华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华无所分别，仁者自生分别想耳！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为不如法；若无所分别，是则如法。观诸菩萨华不著者，已断一切分别想故。譬如人畏时，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声香味触得其便也。已离畏者，一切五欲无能为也。结习未尽，华著身耳；结习尽者，华不著也。”

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

答曰：“我止此室，如耆年解脱。”

舍利弗言：“止此久耶？”

天曰：“耆年解脱，亦何如久？”

舍利弗默然不答。

天曰：“如何耆旧大智而默？”

答曰：“解脱者无所言说，故吾于是不知所云。”

天曰：“言说文字，皆解脱相。所以者何？解脱者，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文字亦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是故，舍利弗！无离文字说解脱也。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是解脱相。”

舍利弗言：“不复以离淫怒痴为解脱乎？”

天曰：“佛为增上慢人，说离淫怒痴为解脱耳；若无增上慢者，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

以何为证？辩乃如是！”

天曰：“我无得无证，故辩如是。所以者何？

若有得有证者，即于佛法为增上慢。”

舍利弗问天：“汝于三乘，为何志求？”

天曰：“以声闻法化众生故，我为声闻；以因缘法化众生故，我为辟支佛；以大悲法化众生故，我为大乘。舍利弗！如人入瞻蔔林，唯嗅瞻蔔，不嗅余香。如是，若入此室，但闻佛功德之香，不乐闻声闻辟支佛功德香也。舍利弗！其有释梵四天王，诸天龙鬼神等，入此室者，闻斯上人讲说正法，皆乐佛功德之香，发心而出。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闻说声闻辟支佛法，但闻菩萨大慈大悲，不可思议诸佛之法。

“舍利弗！此室常现八未曾有难得之法。何等

为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昼夜无异，不以日月所照为明，是为一未曾有难得之法；此室入者，不为诸垢之所恼也，是为二未曾有难得之法；此室常有释梵四天王、他方菩萨来会不绝，是为三未曾有难得之法；此室常说六波罗蜜不退转法，是为四未曾有难得之法；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乐，弦出无量法化之声，是为五未曾有难得之法；此室有四大藏，众宝积满，赍穷济乏，求得无尽，是为六未曾有难得之法；此室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閼佛、宝德、宝炎、宝月、宝严、难胜、师子响、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无量诸佛，是上人念时，即皆为来，广说诸佛秘要法藏，说已还去，是为七未曾有难得之法；此室一切诸天严饰宫殿，诸佛净土，皆于中现，是为八未曾有难得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现八未曾有

难得之法，谁有见斯不思议事，而复乐于声闻法乎？”

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转女身？”

天曰：“我从十二年来，求女人相了不可得，当何所转？譬如幻师化作幻女，若有人问：‘何以不转女身？’是人为正问不？”

舍利弗言：“不也！幻无定相，当何所转？”

天曰：“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定相，云何乃问不转女身？”

即时天女以神通力，变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问言：“何以不转女身？”

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转而变为女身？”

天曰：“舍利弗！若能转此女身，则一切女人亦当能转。如舍利弗非女而现女身，一切女人亦复如是，虽现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

即时天女还摄神力，舍利弗身还复如故。天问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

舍利弗言：“女身色相，无在无不在。”

天曰：“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在无不在。夫无在无不在者，佛所说也。”

舍利弗问天：“汝于此没，当生何所？”

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

曰：“佛化所生，非没生也。”

天曰：“众生犹然，无没生也。”

舍利弗问天：“汝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天曰：“如舍利弗还为凡夫，我乃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舍利弗言：“我作凡夫，无有是处。”

天曰：“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是处。所以者何？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者。”

舍利弗言：“今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得当得，如恒河沙，皆谓何乎？”

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数故，说有三世，非谓菩提有去来今。”

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罗汉道耶？”

曰：“无所得故而得。”

天曰：“诸佛菩萨亦复如是，无所得故而得。”

尔时，维摩诘语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养九十二亿佛，已能游戏菩萨神通，所愿具足，得无生忍，住不退转。以本愿故，随意能现，教化众生。”

佛道品第八

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通达佛道？”

维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

又问：“云何菩萨行于非道？”

答曰：“若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恼恚；至于地狱，无诸罪垢；至于畜生，无有无明骄慢等过；至于饿鬼，而具足功德。行色无色界道，不以为胜。示行贪欲，离诸染著；示行瞋恚，于诸众生，无有恚阂；示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

“示行悭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身命；示行

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示行瞋恚，而常慈忍；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示行亂意，而常念定；示行愚癡，而通达世間出世間慧；示行諂偽，而善方便，隨諸經義；示行驕慢，而於眾生，猶如橋梁；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示入聲聞，而為眾生，說未聞法；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生。

“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无尽；示入刑殘，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示入下賤，而生佛種姓中，具諸功德；示入羸劣丑陋，而得那羅延身，一切眾生之所樂見；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示有資生，而恒觀無常，實無所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遠離五欲淤泥；現于訥鈍，而成就辯才，總持

无失；示入邪济，而以正济，度诸众生；现遍入诸道，而断其因缘。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

“文殊师利！菩萨能如是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

于是维摩诘问文殊师利：“何等为如来种？”

文殊师利言：“有身为种；无明有爱为种，贪恚痴为种，四颠倒为种，五盖为种；六入为种，七识处为种；八邪法为种，九恼处为种；十不善道为种。以要言之，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是佛种。”

曰：“何谓也？”

答曰：“若见无为入正位者，不能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卑湿

淤泥乃生此华，如是见无为法人正位者，终不复能生于佛法，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又如殖种于空，终不得生，粪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无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于我见如须弥山，犹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

尔时，大迦叶叹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快说此语。诚如所言，尘劳之畴为如来种。我等今者，不复堪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无间罪，犹能发意生于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发。譬如根败之士，其于五欲不能复利，如是声闻诸结断者，于佛法中无所复益，永不志愿。是故，文殊师利！凡

夫于佛法有返复，而声闻无也。所以者何？凡夫闻佛法，能起无上道心，不断三宝。正使声闻终身闻佛法，力无畏等，永不能发无上道意。”

尔时，会中有菩萨，名普现色身，问维摩诘言：“居士！父母妻子、亲戚眷属、吏民知识，悉为是谁？奴婢僮仆、象马车乘，皆何所在？”

于是维摩诘以偈答曰：

“智度菩萨母， 方便以为父，
一切众导师， 无不由是生。
法喜以为妻， 慈悲心为女，
善心诚实男， 毕竟空寂舍。
弟子众尘劳， 随意之所转，
道品善知识， 由是成正觉。

诸度法等侣， 四摄为伎女，
 歌咏诵法言， 以此为音乐。
 总持之园苑， 无漏法林树，
 觉意净妙华， 解脱智慧果。
 八解之浴池， 定水湛然满，
 布以七净华， 浴此无垢人。
 象马五通驰， 大乘以为车，
 调御以一心， 游于八正路。
 相具以严容， 众好饰其姿，
 惭愧之上服， 深心为华鬘。
 富有七财宝， 教授以滋息，
 如所说修行， 回向为大利。
 四禅为床座， 从于净命生，
 多闻增智慧， 以为自觉音。

甘露法之食， 解脱味为浆，
净心以澡浴， 戒品为涂香。
摧灭烦恼贼， 勇健无能踰，
降伏四种魔， 胜幡建道场。
虽知无起灭， 示彼故有生，
悉现诸国土， 如日无不见。
供养于十方， 无量亿如来，
诸佛及己身， 无有分别想。
虽知诸佛国， 及与众生空，
而常修净土， 教化于群生。
诸有众生类， 形声及威仪，
无畏力菩萨， 一时能尽现。
觉知众魔事， 而示随其行，
以善方便智， 随意皆能现。

或示老病死，成就诸群生，
 了知如幻化，通达无有碍。
 或现劫尽烧，天地皆洞然，
 众人有常想，照令知无常。
 无数亿众生，俱来请菩萨，
 一时到其舍，化令向佛道。
 经书禁咒术，工巧诸伎艺，
 尽现行此事，饶益诸群生。
 世间众道法，悉于中出家，
 因以解人惑，而不堕邪见。
 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
 或时作地水，或复作风火。
 劫中有疾疫，现作诸药草，
 若有服之者，除病消众毒。

劫中有饥馑， 现身作饮食，
先救彼饥渴， 却以法语人。
劫中有刀兵， 为之起慈心，
化彼诸众生， 令住无诤地。
若有大战阵， 立之以等力，
菩萨现威势， 降伏使和安。
一切国土中， 诸有地狱处，
辄往到于彼， 勉济其苦恼。
一切国土中， 畜生相食噉，
皆现生于彼， 为之作利益。
示受于五欲， 亦复现行禅，
令魔心愤乱， 不能得其便。
火中生莲华， 是可谓希有，
在欲而行禅， 希有亦如是。

或现作淫女， 引诸好色者，
 先以欲钩牵， 后令入佛道。
 或为邑中主， 或作商人导，
 国师及大臣， 以祐利众生。
 诸有贫穷者， 现作无尽藏，
 因以劝导之， 令发菩提心。
 我心骄傲者， 为现大力士，
 消伏诸贡高， 令住无上道。
 其有恐惧众， 居前而慰安，
 先施以无畏， 后令发道心。
 或现离淫欲， 为五通仙人，
 开导诸群生， 令住戒忍慈。
 见须供事者， 现为作僮仆，
 既悦可其意， 乃发以道心。

随彼之所须， 得入于佛道，
以善方便力， 皆能给足之。
如是道无量， 所行无有涯，
智慧无边际， 度脱无数众。
假令一切佛， 于无量亿劫，
赞叹其功德， 犹尚不能尽。
谁闻如是法， 不发菩提心，
除彼不肖人， 痴冥无智者。”

入不二法门品第九

尔时，维摩诘谓众菩萨言：“诸仁者！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各随所乐说之。”

会中有菩萨名法自在，说言：“诸仁者！生灭为二。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得此无生法忍，是为入不二法门。”

德守菩萨曰：“我我所为二。因有我故，便有所，若无有我，则无我所，是为入不二法门。”

不眇菩萨曰：“受不受为二。若法不受，则不可得；以不可得，故无取无舍，无作无行，是为入不二法门。”

德顶菩萨曰：“垢净为二。见垢实性，则无净相，

顺于灭相，是为入不二法门。”

善宿菩萨曰：“是动是念为二。不动则无念，无念则无分别。通达此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善眼菩萨曰：“一相无相为二。若知一相即是无相，亦不取无相，入于平等，是为入不二法门。”

妙臂菩萨曰：“菩萨心、声闻心为二。观心相空，如幻化者，无菩萨心，无声闻心，是为入不二法门。”

弗沙菩萨曰：“善不善为二。若不起善不善，入无相际而通达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师子菩萨曰：“罪福为二。若达罪性，则与福无异，以金刚慧决了此相，无缚无解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师子意菩萨曰：“有漏无漏为二。若得诸法等，

则不起漏不漏想，不著于相，亦不住无相，是为入不二法门。”

净解菩萨曰：“有为无为为二。若离一切数，则心如虚空，以清净慧无所碍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那罗延菩萨曰：“世间出世间为二。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于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为入不二法门。”

善意菩萨曰：“生死涅槃为二。若见生死性，则无生死，无缚无解，不生不灭。如是解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现见菩萨曰：“尽不尽为二。法若究竟，尽若不尽，皆是无尽相。无尽相即是空，空则无有尽不尽相。

如是入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普守菩萨曰：“我无我为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见我实性者，不复起二，是为入不二法门。”

电天菩萨曰：“明无明为二。无明实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离一切数，于其中平等无二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喜见菩萨曰：“色色空为二，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识识空为二，识即是空，非识灭空，识性自空。于其中而通达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明相菩萨曰：“四种异、空种异为二。四种性

即是空种性，如前际后际空，故中际亦空。若能如是知诸种性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妙意菩萨曰：“眼色为二。若知眼性，于色不贪不恚不痴，是名寂灭。如是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为二，若知意性，于法不贪不恚不痴，是名寂灭，安住其中，是为入不二法门。”

无尽意菩萨曰：“布施、回向一切智为二，布施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回向一切智为二，智慧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于其中入一相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深慧菩萨曰：“是空、是无相、是无作为二。空即无相，无相即无作。若空无相无作，则无心意识，于一解脱门即是三解脱门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寂根菩萨曰：“佛法众为二。佛即是法，法即是众，是三宝皆无为相，与虚空等，一切法亦尔。能随此行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心无碍菩萨曰：“身身灭为二。身即是身灭。所以者何？见身实相者，不起见身及见灭身，身与灭身无二无分别，于其中不惊不惧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上善菩萨曰：“身口意善为二。是三业皆无作相，身无作相，即口无作相；口无作相，即意无作相。是三业无作相，即一切法无作相。能如是随无作慧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福田菩萨曰：“福行、罪行、不动行为二。三行实性即是空，空则无福行，无罪行，无不动行。

于此三行而不起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华严菩萨曰：“从我起二为二。见我实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则无有识。无所识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德藏菩萨曰：“有所得相为二。若无所得，则无取舍。无取舍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月上菩萨曰：“闇与明为二。无闇无明，则无有二。所以者何？如入灭受想定，无闇无明，一切法相亦复如是。于其中平等入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宝印手菩萨曰：“乐涅槃、不乐世间为二。若不乐涅槃，不厌世间，则无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缚，则有解。若本无缚，其谁求解？无缚无解，则无乐厌，

是为入不二法门。”

珠顶王菩萨曰：“正道邪道为二。住正道者，则不分别是邪是正，离此二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乐实菩萨曰：“实不实为二。实见者尚不见实，何况非实！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见，慧眼乃能见，而此慧眼，无见无不见，是为入不二法门。”

如是诸菩萨各各说已，问文殊师利：“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

文殊师利曰：“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

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已，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

时维摩诘默然无言。

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

说是入不二法门品时，于此众中，五千菩萨皆入不二法门，得无生法忍。

香积佛品第十

于是舍利弗心念：“日时欲至，此诸菩萨当于何食？”

时维摩诘知其意而语言：“佛说八解脱，仁者受行，岂杂欲食而闻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须臾，当令汝得未曾有食。”

时维摩诘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诸大众，上方界分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今现在。其国香气，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为第一。彼土无有声闻辟支佛名，唯有清净大菩萨众，佛为说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楼阁，经行

香地，苑园皆香，其食香气，周流十方无量世界。
时彼佛与诸菩萨方共坐食，有诸天子皆号香严，悉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供养彼佛及诸菩萨。此
诸大众，莫不目见。

时维摩诘问众菩萨言：“诸仁者！谁能致彼佛
饭？”

以文殊师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

维摩诘言：“仁此大众，无乃可耻？”

文殊师利曰：“如佛所言，勿轻未学。”

于是维摩诘不起于座，居众会前，化作菩萨，
相好光明，威德殊胜，蔽于众会，而告之曰：“汝
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

佛号香积，与诸菩萨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辞曰：‘维摩诘稽首世尊足下！致敬无量，问讯起居，少病少恼，气力安不？愿得世尊所食之余，当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乐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来名声普闻。’”

时化菩萨即于会前，升于上方，举众皆见其去，到众香界，礼彼佛足，又闻其言：“维摩诘稽首世尊足下！致敬无量，问讯起居，少病少恼，气力安不？愿得世尊所食之余，欲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乐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来名声普闻。”

彼诸大士见化菩萨，叹未曾有：“今此上人从何所来？娑婆世界为在何许？云何名为乐小法者？”即以问佛。

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号释迦牟尼，今现在于五浊恶世，为乐小法众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萨名维摩诘，住不可思议解脱，为诸菩萨说法，故遣化来，称扬我名，并赞此土，令彼菩萨增益功德。”

彼菩萨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无畏，神足若斯！”

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饶益众生。”

于是香积如来以众香钵盛满香饭，与化菩萨。时彼九百万菩萨俱发声言：“我欲诣娑婆世界供养释迦牟尼佛，并欲见维摩诘等诸菩萨众。”

佛言：“可往。摄汝身香，无令彼诸众生起惑著心。又当舍汝本形，勿使彼国求菩萨者，而自鄙耻。又汝于彼莫怀轻贱，而作碍想。所以者何？十方国土，皆如虚空。又诸佛为欲化诸乐小法者，不尽现其清净土耳！”

时化菩萨既受钵饭，与彼九百万菩萨俱，承佛威神，及维摩诘力，于彼世界，忽然不现，须臾之间，至维摩诘舍。时维摩诘即化作九百万师子之座，严好如前，诸菩萨皆坐其上。

是化菩萨以满钵香饭与维摩诘，饭香普熏毘耶离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时毘耶离婆罗门居士等，闻是香气，身意快然，叹未曾有。于是长者主月盖从八万四千人，来入维摩诘舍。见其室中菩萨甚多，

诸师子座，高广严好，皆大欢喜，礼众菩萨及大弟子，却住一面。诸地神虚空神及欲色界诸天，闻此香气，亦皆来入维摩诘舍。

时维摩诘语舍利弗等诸大声闻：“仁者可食，如来甘露味饭，大悲所熏，无有限意食之，使不消也。”

有异声闻念：“是饭少，而此大众人人当食？”

化菩萨曰：“勿以声闻小德小智，称量如来无量福慧！四海有竭，此饭无尽！使一切人食，揣若须弥，乃至一劫，犹不能尽。所以者何？无尽戒定智慧，解脱解脱知见，功德具足者，所食之余，终不可尽。”

于是钵饭悉饱众会，犹故不殚。其诸菩萨声闻

天人，食此饭者，身安快乐，譬如一切乐庄严国诸菩萨也。又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众香国土诸树之香。

尔时，维摩诘问众香菩萨：“香积如来以何说法？”

彼菩萨曰：“我土如来无文字说，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菩萨各各坐香树下，闻斯妙香，即获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萨所有功德皆悉具足。”

彼诸菩萨问维摩诘：“今世尊释迦牟尼以何说法？”

维摩诘言：“此土众生刚强难化，故佛为说刚强之语以调伏之。言是地狱、是畜生、是饿鬼，是

诸难处，是愚人生处。是身邪行，是身邪行报；是口邪行，是口邪行报；是意邪行，是意邪行报。是杀生，是杀生报；是不与取，是不与取报；是邪淫，是邪淫报；是妄语，是妄语报；是两舌，是两舌报；是恶口，是恶口报；是无义语，是无义语报；是贪嫉，是贪嫉报；是瞋恼，是瞋恼报；是邪见，是邪见报。是悭吝，是悭吝报；是毁戒，是毁戒报；是瞋恚，是瞋恚报；是懈怠，是懈怠报；是乱意，是乱意报；是愚痴，是愚痴报。

“是结戒，是持戒，是犯戒；是应作，是不应作；是障碍，是不障碍；是得罪，是离罪。是净，是垢。是有漏，是无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为，是无为；是世间，是涅槃。以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

干种法，制御其心，乃可调伏。譬如象马，**隤悞**不调，加诸楚毒，乃至彻骨，然后调伏。如是刚强难化众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

彼诸菩萨闻说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释迦牟尼佛，隐其无量自在之力，乃以贫所乐法，度脱众生。斯诸菩萨亦能劳谦，以无量大悲，生是佛土。”

维摩诘言：“此土菩萨于诸众生大悲坚固，诚如所言。然其一世饶益众生，多于彼国百千劫行。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诸余净土之所无有。何等为十？以布施摄贫穷，以净戒摄毁禁，以忍辱摄瞋恚，以精进摄懈怠，以禅定摄乱意，以智慧摄愚痴，说除难法度八难者，以大乘法度乐小

乘者，以诸善根济无德者，常以四摄成就众生，是为十。”

彼菩萨曰：“菩萨成就几法？于此世界行无疮疣，生于净土。”

维摩诘言：“菩萨成就八法，于此世界行无疮疣，生于净土。何等为八？饶益众生，而不望报，代一切众生受诸苦恼，所作功德尽以施之；等心众生，谦下无碍；于诸菩萨视之如佛；所未闻经，闻之不疑；不与声闻而相违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于其中调伏其心；常省己过，不讼彼短；恒以一心求诸功德，是为八法。”

维摩诘文殊师利于大众中说是法时，百千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萨得无生法忍。

菩萨行品第十一

是时，佛说法于庵罗树园，其地忽然广博严事，一切众会皆作金色。阿难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有此瑞应？是处忽然广博严事，一切众会皆作金色。”

佛告阿难：“是维摩诘文殊师利，与诸大众恭敬围绕，发意欲来，故先为此瑞应。”

于是维摩诘语文殊师利：“可共见佛，与诸菩萨礼事供养。”

文殊师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时。”

维摩诘即以神力，持诸大众并师子座，置于右掌，往诣佛所。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绕七匝，一心合掌，

在一面立；其诸菩萨即皆避座，稽首佛足，亦绕七匝，于一面立；诸大弟子，释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

于是世尊如法慰问诸菩萨已，各令复坐，即皆受教。众坐已定，佛语舍利弗：“汝见菩萨大士，自在神力之所为乎？”

“唯然，已见！”

“于汝意云何？”

“世尊！我睹其为不可思议，非意所图，非度所测。”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今所闻香，自昔未有，是何香？”

佛告阿难：“是彼菩萨毛孔之香。”

于是舍利弗语阿难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

阿难言：“此所从来？”

曰：“是长者维摩诘，从众香国，取佛余饭，
于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

阿难问维摩诘：“是香气住当久如？”

维摩诘言：“至此饭消。”

曰：“此饭久如当消？”

曰：“此饭势力至于七日，然后乃消。又阿难！
若声闻人未入正位，食此饭者，得入正位，然后乃消；
已入正位，食此饭者，得心解脱，然后乃消；若未

发大乘意，食此饭者，至发意乃消；已发意食此饭者，得无生忍，然后乃消；已得无生忍，食此饭者，至一生补处，然后乃消。譬如有药，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诸毒灭，然后乃消。此饭如是，灭除一切诸烦恼毒，然后乃消。”

阿难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饭能作佛事。”

佛言：“如是，如是！阿难！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树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卧具而作佛事；有以饭食而作佛事；有以园林台观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虚空而作佛事，众生应以此缘

得入律行；有以梦幻影响、镜中像、水中月、热时炎，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声语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净佛土，寂寞无言无说，无示无识，无作无为，而作佛事。

“如是，阿难！诸佛威仪进止，诸所施为，无非佛事。阿难！有此四魔，八万四千诸烦恼门，而诸众生为之疲劳，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菩萨入此门者，若见一切净好佛土，不以为喜，不贪不高；若见一切不净佛土，不以为忧，不碍不没，但于诸佛生清净心，欢喜恭敬，未曾有也。诸佛如来功德平等，为化众生故，而现佛土不同。

“阿难！汝见诸佛国土，地有若干，而虚空无若干也；如是见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无碍慧无若

干也。阿难！诸佛色身威相种性，戒定智慧，解脱解脱知见，力无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仪所行，及其寿命，说法教化，成就众生，净佛国土，具诸佛法，悉皆同等，是故名为三藐三佛陀，名为多陀阿伽度，名为佛陀。阿难！若我广说此三句义，汝以劫寿，不能尽受。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皆如阿难多闻第一，得念总持，此诸人等，以劫之寿，亦不能受。如是，阿难！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限量，智慧辩才不可思议。”

阿难白佛言：“我从今已往，不敢自谓以为多闻。”

佛告阿难：“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说汝于声闻中为最多闻，非谓菩萨。且止，阿难！其有智者不应限度诸菩萨也。一切海渊尚可测量，菩萨禅

定智慧，总持辩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阿难！汝等舍置菩萨所行。是维摩诘一时所现神通之力，一切声闻辟支佛于百千劫，尽力变化所不能作。”

尔时，众香世界菩萨来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见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责，舍离是心。所以者何？诸佛方便，不可思议！为度众生故，随其所应，现佛国异。唯然世尊！愿赐少法，还于彼土，当念如来。”

佛告诸菩萨：“有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何谓为尽？谓有为法；何谓无尽？谓无为法。如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

“何谓不尽有为？谓不离大慈，不舍大悲；深发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众生，终不厌倦；于

四摄法，常念顺行；护持正法，不惜躯命；种诸善根，无有疲厌。志常安住，方便回向；求法不懈，说法无吝；勤供诸佛，故入生死而无所畏；于诸荣辱，心无忧喜。不轻未学，敬学如佛；堕烦恼者，令发正念，于远离乐，不以为贵；不著己乐，庆于彼乐。在诸禅定，如地狱想，于生死中，如园观想；见来求者，为善师想，舍诸所有，具一切智想；见毁戒人，起救护想；诸波罗蜜为父母想；道品之法为眷属想。发行善根，无有齐限；以诸净国严饰之事，成己佛土。行无限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恶，净身口意；生死无数劫，意而有勇；闻佛无量德，志而不倦；以智慧剑，破烦恼贼；出阴界入，荷负众生，永使解脱；以大精进，摧伏魔军，常求无念实相智慧行。于世间法少欲知足，于出世间求之无厌，而不舍世间法；不坏威仪法，

而能随俗。起神通慧，引导众生；得念总持，所闻不忘；善别诸根，断众生疑；以乐说辩，演法无碍。净十善道，受天人福；修四无量，开梵天道。劝请说法，随喜赞善，得佛音声；身口意善，得佛威仪；深修善法，所行转胜；以大乘教，成菩萨僧；心无放逸，不失众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萨不尽有为。”

“何谓菩萨不住无为？谓修学空，不以空为证；修学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证；修学无起，不以无起为证；观于无常，而不厌善本；观世间苦，而不恶生死；观于无我，而诲人不倦；观于寂灭，而不永灭；观于远离，而身心修善；观无所归，而归趣善法；观于无生，而以生法荷负一切；观于无漏，而不断诸漏；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观于

空无，而不舍大悲；观正法位，而不随小乘；观诸法虚妄，无牢无人，无主无相，本愿未满，而不虚福德禅定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萨不住无为。

“又具福德故，不住无为；具智慧故，不尽有为。大慈悲故，不住无为；满本愿故，不尽有为。集法药故，不住无为；随授药故，不尽有为。知众生病故，不住无为；灭众生病故，不尽有为。诸正士菩萨以修此法，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是名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

尔时，彼诸菩萨闻说是法，皆大欢喜，以众妙华，若干种色，若干种香，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供养于佛，及此经法，并诸菩萨已，稽首佛足，叹未曾有，言：“释迦牟尼佛乃能于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现，还到彼国。

见阿閼佛品第十二

尔时，世尊问维摩诘：“汝欲见如来，为以何等观如来乎？”

维摩诘言：“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则不住。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不观受想行识，不观识如，不观识性。非四大起，同于虚空。六入无积，眼耳鼻舌身心已过，不在三界，三垢已离，顺三脱门，具足三明，与无明等。不一相，不异相；不自相，不他相；非无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众生。观于寂灭，亦不永灭。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无晦无明，

无名无相，无强无弱，非净非秽。不在方，不离方，非有为，非无为。无示无说，不施不悭，不戒不犯，不忍不悲，不进不怠，不定不乱，不智不愚，不诚不欺，不来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语道断。非福田，非不福田，非应供养，非不应供养；非取非舍，非有相，非无相，同真际，等法性。不可称，不可量，过诸称量。非大非小，非见非闻，非觉非知，离众结缚。等诸智，同众生，于诸法无分别。一切无失，无浊无恼，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畏无忧，无喜无厌无著。无已有，无当有，无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显示。世尊！如来身为若此，作如是观。以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尔时，舍利弗问维摩诘：“汝于何没而来生此？”

维摩诘言：“汝所得法有没生乎？”舍利弗言：“无没生也。”

“若诸法无没生相，云何问言：‘汝于何没而来生此？’于意云何？譬如幻师，幻作男女，宁没生耶？”

舍利弗言：“无没生也。汝岂不闻佛说诸法如幻相乎？”

答曰：“如是！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问言：‘汝于何没而来生此？’舍利弗！没者为虚诳法，败坏之相；生者为虚诳法，相续之相。菩萨虽没不尽善本，虽生不长诸恶。”

是时佛告舍利弗：“有国名妙喜，佛号无动。

是维摩诘于彼国没，而来生此。”

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舍清
净土，而来乐此多恼害处。”

维摩诘语舍利弗：“于意云何？日光出时与冥
合乎？”

答曰：“不也！日光出时，即无众冥。”

维摩诘言：“夫日何故行阎浮提？”

答曰：“欲以明照，为之除冥。”

维摩诘言：“菩萨如是！虽生不净佛土，为化
众生故，不与愚闇而共合也，但灭众生烦恼闇耳！”

是时大众渴仰，欲见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及其

菩萨声闻之众。佛知一切众会所念，告维摩诘言：“善男子！为此众会，现妙喜国无动如来，及诸菩萨声闻之众，众皆欲见。”

于是维摩诘心念：“吾当不起于座，接妙喜国，铁围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须弥诸山，及日月星宿、天龙鬼神梵天等宫，并诸菩萨声闻之众，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无动如来，及菩提树，诸妙莲华，能于十方作佛事者。三道宝阶从阎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宝阶，诸天来下，悉为礼敬无动如来，听受经法。阎浮提人，亦登其阶，上升忉利，见彼诸天。妙喜世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水际，以右手断取，如陶家轮，入此世界，犹持华鬘，示一切众。”作是念已，入于三昧，现神通力，

以其右手断取妙喜世界，置于此土。

彼得神通菩萨及声闻众，并余天人，俱发声言：“唯然世尊！谁取我去！愿见救护。”无动佛言：“非我所为，是维摩诘神力所作。”其余未得神通者，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妙喜世界，虽入此土，而不增减，于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无异。

尔时释迦牟尼佛告诸大众：“汝等且观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其国严饰，菩萨行净，弟子清白。”皆曰：“唯然已见。”佛言：“若菩萨欲得如是清净佛土，当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

现此妙喜国时，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皆愿生于妙喜佛土。释迦牟尼佛即记之曰：“当生彼国。”时妙喜世界于此国

土所应饶益，其事讫已，还复本处，举众皆见。

佛告舍利弗：“汝见此妙喜世界及无动佛不？”“唯然已见，世尊！愿使一切众生得清净土，如无动佛；获神通力，如维摩诘。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见是人亲近供养。其诸众生，若今现在，若佛灭后，闻此经者，亦得善利，况复闻已信解，受持读诵解说，如法修行！若有手得是经典者，便为已得法宝之藏；若有读诵解释其义，如说修行，即为诸佛之所护念；其有供养如是人者，当知即为供养于佛；其有书持此经卷者，当知其室即有如来；若闻是经能随喜者，斯人即为取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经，乃至一四句偈，为他说者，当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

法供养品第十三

尔时，释提桓因于大众中白佛言：“世尊！我虽从佛及文殊师利闻百千经，未曾闻此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实相经典。如我解佛所说义趣，若有众生闻是经法，信解受持读诵之者，必得是法不疑，何况如说修行？斯人即为闭众恶趣，开诸善门，常为诸佛之所护念；降伏外学，摧灭魔怨；修治菩提，安处道场，履践如来所行之迹。世尊！若有受持读诵如说修行者，我当与诸眷属供养给事。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旷野，有是经处，我亦与诸眷属，听受法故共到其所，其未信者，当令生信，其已信者，当为作护。”

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如汝所说，吾助尔喜。此经广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不可思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天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供养是经者，即为供养去来今佛。天帝！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来满中，譬如甘蔗竹屈，稻麻丛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一劫，或减一劫，恭敬尊重，赞叹供养，奉诸所安。至诸佛灭后，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宝塔，纵广一四天下，高至梵天，表刹庄严，以一切华香瓔珞，幢幡伎乐，微妙第一，若一劫，若减一劫，而供养之。于天帝意云何，其人植福，宁为多不？”

释提桓因言：“多矣，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亿劫，说不能尽。”

佛告天帝：“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闻是不可思议解脱经典，信解受持，读诵修行，福多于彼。所以者何？诸佛菩提皆从是生，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以是因缘福不可量。”

佛告天帝：“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时世有佛，号曰药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世界名大庄严，劫曰庄严，佛寿二十小劫。其声闻僧三十六亿那由他，菩萨僧有十二亿。天帝！是时有转轮圣王，名曰宝盖，七宝具足，主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敌。尔时，宝盖与其眷属供养药王如来，施诸所安，至满五劫。过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当如我，以深心供养于佛。’于是千子受父王命，供养药王

如来，复满五劫，一切施安。

“其王一子，名曰月盖，独坐思惟：‘宁有供养殊过此者？’

“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养胜诸供养。’

“即问：‘何谓法之供养？’

“天曰：‘汝可往问药王如来，当广为汝说法之供养。’

“即时月盖王子行诣药王如来，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诸供养中，法供养胜。云何为法供养？’

“佛言：‘善男子！法供养者，诸佛所说深经，

一切世间难信难受，微妙难见，清净无染，非但分别思惟之所能得。菩萨法藏所摄，陀罗尼印印之，至不退转，成就六度；善分别义，顺菩提法；众经之上。入大慈悲，离众魔事，及诸邪见。顺因缘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命，空无相无作无起。能令众生坐于道场，而转法轮。诸天龙神，乾闥婆等，所共叹誉。能令众生入佛法藏，摄诸贤圣一切智慧。说众菩萨所行之道，依于诸法实相之义，明宣无常苦空无我，寂灭之法。能救一切毁禁众生。诸魔外道及贪著者，能使怖畏。诸佛贤圣所共称叹，背生死苦，示涅槃乐，十方三世诸佛所说。

‘若闻如是等经，信解受持读诵，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显示分明，守护法故，是名法

之供养。又于诸法如说修行，随顺十二因缘，离诸邪见，得无生忍，决定无我无有众生，而于因果果报无违无净，离诸我所。依于义，不依语；依于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于法，不依人。随顺法相，无所入，无所归。无明毕竟灭故，诸行亦毕竟灭；乃至生毕竟灭故，老死亦毕竟灭。作如是观十二因缘，无有尽相，不复起见。是名最上法之供养。’ ”

佛告天帝：“王子月盖从药王佛闻如是法，得柔顺忍。即解宝衣严身之具，以供养佛，白佛言：‘世尊！如来灭后，我当行法供养，守护正法。愿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魔怨，修菩萨行。’佛知其深心所念，而记之曰：‘汝于末后，守护法城。’

“天帝！时王子月盖，见法清净，闻佛授记，以信出家，修集善法。精进不久，得五神通，逮菩萨道，得陀罗尼，无断辩才。于佛灭后，以其所得神通总持辩才之力，满十小劫，药王如来所转法轮随而分布。月盖比丘以守护法，勤行精进，即于此身，化百亿万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转。十四那由他人，深发声闻辟支佛心。无量众生得生天上。

“天帝！时王宝盖岂异人乎？今现得佛，号宝炎如来。其王千子，即贤劫中千佛是也。从迦罗鸠孙馱为始得佛，最后如来号曰楼至。月盖比丘，即我身是。如是，天帝！当知此要，以法供养，于诸供养为上为最，第一无比。是故，天帝！当以法之供养，供养于佛。”

嘱累品第十四

于是，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我今以是无量亿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付嘱于汝。如是辈经，于佛灭后末世之中，汝等当以神力，广宣流布于阎浮提，无令断绝。所以者何？未来世中，当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龙鬼神，乾闥婆罗刹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乐于大法。若使不闻如是等经，则失善利。如此辈人，闻是等经，必多信乐，发希有心，当以顶受，随诸众生所应得利，而为广说。

“弥勒当知！菩萨有二相。何谓为二？一者，好于杂句文饰之事；二者，不畏深义如实能入。若好杂句文饰事者，当知是为新学菩萨；若于如是无

染无著甚深经典，无有恐惧，能入其中，闻已心净，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当知是为久修道行。

“弥勒！复有二法，名新学者，不能决定于甚深法。何等为二？一者，所未闻深经，闻之惊怖生疑，不能随顺，毁谤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闻。从何所来？’二者，若有护持解说如是深经者，不肯亲近供养恭敬，或时于中说其过恶。有此二法，当知是为新学菩萨，为自毁伤，不能于深法中，调伏其心。弥勒！复有二法，菩萨虽信解深法，犹自毁伤，而不能得无生法忍。何等为二？一者，轻慢新学菩萨，而不教诲；二者，虽解深法，而取相分别，是为二法。”

弥勒菩萨闻说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说，我当远离如斯之恶，奉持如来无数阿僧

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当令手得如是等经，与其念力，使受持读诵，为他广说。世尊！若后末世，有能受持读诵，为他说者，当知皆是弥勒神力之所建立。”

佛言：“善哉，善哉！弥勒！如汝所说，佛助尔喜。”

于是一切菩萨合掌白佛：“我等亦于如来灭后，十方国土广宣流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复当开导诸说法者，令得是经。”

尔时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处处，城邑聚落，山林旷野，有是经卷，读诵解说者，我当率诸官属，为听法故，往诣其所，拥护其人，面百由旬，令无伺求得其便者。”

是时佛告阿难：“受持是经，广宣流布。”

阿难言：“唯然！我已受持要者。世尊！当何名斯经？”

佛言：“阿难！是经名为《维摩诘所说》，亦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如是受持。”

佛说是经已，长者维摩诘、文殊师利、舍利弗、阿难等，及诸天人阿修罗，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



南无护法韦驮尊天菩萨